

山海情深话扶贫

● 李莉

去年4月下旬,我们接到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和上海越剧院的邀约,希望创作一部关于上海的“扶贫戏”,并争取在10月17日“全国扶贫日”公演。目前农村因大量青壮劳力外出打工,形成的“空巢”现象比比皆是。夫妻长期分居、家庭残缺不全,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关注当下“空巢”现象,有前瞻性地展望后扶贫时代,探讨“新生活的新起点”,正是《山海情深》试图开掘的重点。

剧中以一对上海援黔女蒋大海、蒋蔚,一对苗族婆媳应花、龙婆婆从隔阂到相互理解的情感历程为贯穿。展现了扶贫干部、志愿者和留守苗女们正视“空巢”现象,共同努力建设当地的主产业,吸引外出务工的男人们返乡团圆的感人故事。

对上海援黔扶贫干部蒋大海的塑造,我们力求真实、质朴,不刻意拔高。在工作中,他有理想、有能力、有现代化产业建设理念,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活中,他却缺乏和女儿的沟通,缺少对家庭的关爱。我们试图在剧中展现蒋大海对扶贫事业认知上清晰可循的轨迹,刻画一位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不断求索的干部形象。

相较于蒋大海的静水深流,蒋蔚个性独立、自信、张扬。身为时尚服装设计师,她怀揣设计全新竹编服饰系列的愿望,采风来到苗岭寨,却发现当地代代相传的竹编工艺日渐凋零。她希望帮助当地苗族女子们重振竹编合作社却遭遇拒绝,并认定苗女们不知自强,全然依靠在外打工的男人寄钱生活。直到她无意间发现夜幕下的苗女们围坐篝火,因思念丈夫而伤心流泪,才真正了解了这群山里女人的苦楚。为此,她带领苗女们开发竹编,用双手创造财富,从而吸引男人返乡,实现家庭团圆。

蒋大海、蒋蔚这组人物关系的设置,是全剧谋篇布局、推动发展、揭示主旨的关键。在构建故事时,我们设置了蒋蔚这样一个志愿者形象,通过父女俩的有机联结,相互延展,从宏观到微观,呈现上海扶贫工作的整体脉络。此外,蒋蔚对父亲的认知过程与情感转变,不仅从侧面为蒋大海的人物形象增添了血肉,父女情感痛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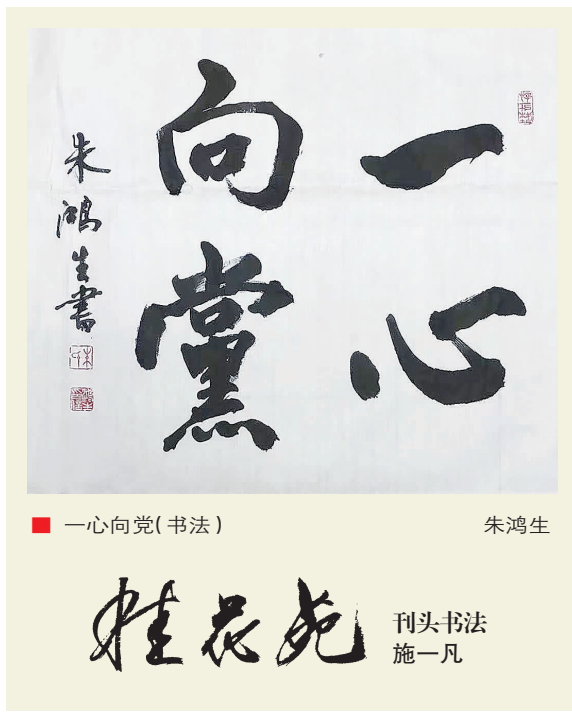
共震也迅速拉近了观众对扶贫干部的距离感。

在走访苗寨时,苗族女子率真活泼的个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虑到二度创作,苗族丰富的歌舞表演与瑰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以及山歌调的朴实与爽朗,既有利于破格以往越剧现代戏的表演样式,呈现焕然一新的舞台风貌,更有利于丰富越剧的唱腔音乐。因此,剧本最终选择聚焦于一群大山中的苗族“留守女士”。

在《山海情深》的剧中,“山”代表贵州,“海”代表上海,而“情深”二字较为特别。剧中的情是父女之情、婆媳之情、姐妹之情、母子之情,还有那些深藏在留守女子心中的思念盼望之情。种种情感集合起来,最终指向最为朴实的愿望——幸福、团圆。

关注当下,着眼未来,扶贫脱贫的终点,更是接续明天美好生活的起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作者系《山海情深》编剧)



一心向党(书法)

朱鸿生

桂长尧 刊头书法 施一凡

“全家福”中的特殊一员

● 李先元

我家老相册中有张照片,一个三四岁左右的男孩,依偎在阿婆怀里,张大嘴,开心舒坦地笑着,而坐在柚木大床床沿上的阿婆也望着镜头笑盈盈的,眼神亲切、舒坦。那个男孩就是我,而我身后的并不是祖母或外祖母,而是保姆,一位名叫王霞芳的黄岩农民。

在影集中,好几张我家的全家福照片里,她也在其中。我记忆之河发端时最初的那几年,她对我有鞠养之恩,每天24小时照料。我幼时,父亲是驻扎海防第一线高炮团的首长,一级战备长时间不回家,而母亲作为中学地理老师兼班主任,带着住宿的学生在学校,早上7点要带学生出操、早自习,只好托保姆在家照顾我。我10个月时大患奶痂,爸妈派她来沪和我祖父一起把我送去儿科名医张少棠那儿医治,面黄肌瘦的我开始康复……过了几年,我又患病住院,她再次被我妈从乡下请到上海,她细心,懂得食疗,很快又使我恢复了健康。

疾风知劲草,霜重叶更红。我家从此对她视若亲人般。所以,不仅我们吃饭在同一张饭桌,拍全家福也一起拍。每次她回家探亲,也总是给足路费。而她也始终如一,尽心尽责,从未提出过加工钱之类的要求。每晚,我都要用手指尖触摸着她的发梢入睡。她的头发很粗,而且硬,我的皮肤却又嫩又细,接触时候的感觉很奇异,使我觉得舒坦,好比小溪的涓涓流水儿在滋润心田,又仿佛微风拂过树梢,来到静静的林中湖面,漾起甜蜜的涟漪。没有这种感觉,我就难以入睡,进入梦乡。

就这样,好几年过去,突然收到一份电报,说是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回去奔丧,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我也很快长大了。家里曾经几次去信找她,但无果。但我对她的温暖记忆,却一直留在心坎里。

儿子幼时,我曾经请过保姆,每个保姆一个故事,就像电视连续剧中说的那样,没有超过3个月的。现在,我住进了商品住宅楼,可是,不敢请保姆或家政服务员,主要是出于财产安全考虑。每每这时,我就会念旧,想起温暖的记忆中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她来。

25、心心相印

连续三天下雨,今天放晴,在通往乡村的小道上,一辆三轮车正在颠簸着前行,车上坐着老中青五位老师,车上还放着一盆学校的名菜甜椒嵌肉和椒盐虾,这是小辣椒一手操办的。另有一台墨绿色电唱机,外加一叠薄膜唱片,一袋大白兔奶糖,这是叶老操办的。

车辆行进至村落中的打谷场,两台脱粒机正在脱粒,声音震耳欲聋。“这个拿毛巾包头的农民就是孔仲礼老师!”小辣椒眼尖,一下子便认了出来。孔仲礼的对面就是包队长,他们俩似在暗中较劲,脱粒机前金黄的稻谷积得差不多高低,身旁的稻秆也是多寡相当。

隆隆机器声戛然而止,包队长宣布休息一会儿,于是双方会师。“啊呀!瘦掉一圈了,黑了很多。”小辣椒首先嚷嚷。叶老上前捏孔仲礼的臂膀,“不错,挺结实!”沈侃则盯着看了半天说:“孔校长、孔教导主任,不要脸一阔就变啊!当然我相信你不会。”“还是沈老

了解我,我永远是小老百姓,再说什么校长、教导主任,都是调侃。”孔仲礼认真地说。

当晚孔仲礼提着小辣椒带来的菜肴和电唱机来到包队长家,走进内室,队长夫妇、老丈人外加女儿四人正在用餐。孔仲礼举杯先与老丈人碰杯,然后再与队长、队长妻子、队长女儿干杯。接着,孔仲礼打开电唱机,全家人兴致勃勃地围了上来,包队长激动地说:“说句心里话,孔先生别见怪,最初我们对你是很戒备的。但慢慢发现,我们急丰收你也急,我们怎么干农活你也怎么干农活。我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我们看扁你了,错怪你了,不应该啊!”孔仲礼没想到他竟如此掏心窝,再次感受到农民兄弟确实朴实真诚。“这不能怪你,因为我们从不接触,素不相识嘛。我倒是为结识您这位勤劳朴实的人感到荣幸。”

夜已很深了,孔仲礼便告辞退出队长家,却见罗冰芬站在树荫里。她正在等着他有话要说,但由于很晚了,老师住处较远,怕耽误休息,就要朝着住处方向边走边谈。罗冰芬说:“我建议组织一次文艺演出会,演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乡亲们高兴,我们也得到锻炼。我来组织。”“我赞成,我支持,只是你要辛苦了……”孔仲礼说。

又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可今晚的月光逊色了。今晚人声鼎沸,月亮还没爬上树梢头,打谷场上就已围了三四层。人们都搬出各种坐具:板凳、竹筏圆形矮凳,有的干脆翻转木盆当凳坐。

今晚由学生进行文艺演出,喜庆丰收。按照惯例,开始应由班主任孔仲礼致辞,但一来他素来不喜欢抛头露面,二来他有意锻炼罗冰芬,也想借此欣赏她的风采。罗冰芬说:“今年是个丰收年,也是个非常辛苦的年。今天我们全班师生编练了些小小的节目演出来

表达诚挚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演出水平不高,但心是火热的,希望大家能喜欢。演出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孔仲礼立即鼓掌。

第一档节目是全班大合唱《社会主义好》与《接过雷锋的枪》,思想性很强,而且通俗易懂。第二档节目是男生小组唱《我是一个兵》与《打靶归来》,继续一唱百应,听众中应和者变得更多。第三档节目引起了骚动,不仅因为是女声唱,更主要唱的是沪剧《紫竹调》与《阿必大回娘家》,不但跟唱四起,大妈大嫂还不停议论。第四档节目是男生口琴独奏《牧童短笛》与《南泥湾》,年长的都只静静听,谁也没吱声。

轮到罗冰芬登场了。先唱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得叔叔婶婶们摇头晃脑。但在大家犹未尽兴之时,忽然转唱起令人陌生的《草原之夜》,场上静得只有秋虫鸣叫,更显得嗓音清亮、柔和、甜美。下一个节目是文娱委员演唱农民所喜欢的徐派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场上又响起哼哼唧唧的应和声。高潮出现在最后,那是一出自创的表演舞,题目叫“喜迎插秧机进村”,演的是婆媳喜迎插秧机的情景,扮演婆婆的竟是罗冰芬。

“您真太幸福了,能教到她这样出色的学生,一定要好好培养。”包队长满眼赞赏,双手紧握孔仲礼的手,似在重重嘱托。

“她是我任教以来教到的又一名才俊,而且更为优秀。”她把节目安排得波澜起伏,还能如此成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兴奋莫名,怜爱有加。“她是我校的高材生,她想报考北京大学。”

“那是所名牌好大学,你一定要帮她考上。”“那是一定的,请放心!再说有贫下中农关心,更是一定能考上。”孔仲礼真诚致谢。“不,应该我说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校园静悄悄

● 吴钟麟

